書經參義

書經蔡傳原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殁又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盖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書經蔡傳彙義目錄序

右尚書五十有八篇內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皆有者四十篇古文有今文無者十有八篇今參蔡傳義如左或問春秋胡傳尚書蔡傳皆立於學宮之書予前參胡傳既以朱胡有異義而體遵朱之之功今以參之矣今蔡氏固及朱子之門

者也書傳宜無異義又奚參耶曰是亦以朱子之義參之也
且參胡傳者繼以朱而參蔡傳者即關以蔡朱踵胡之後非
有出涇入渭之迹而一字之義例不必合派於胡故義可參
者復繼以朱朱導蔡之先實有出河達海之情而二代之與
謨亦已歸域於朱故義相參者即關以蔡也然則蔡傳師門
書傳又經指授而猶有異義當參者何耶凡一先生之言傳
之群侍言人人殊況鵞湖鹿洞講席未煖加以僞學禁熾又
各散之四方者乎彼胡傳以夏時冠周月其先朱異義無怪
耳集註行夏之時及七八月之間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彰
如日星而散見於語類者亦辦如矣而蔡傳於伊訓之元祀
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及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
惟一月之屬皆力著不改時不改月之辯不啻右胡左朱者
然蓋以杖履違而指授有未備焉故也故異義雖師弟不免
也然則朱子義無所見而今參之者又何耶是亦不啻遵朱
也伏念 先聖贊修刪定之次上自丘索墳典下及謨訓
命誓數千年之書裁爲百篇不幸秦火後僅存古今文凡五
十有八而其間札爛文脫者亦多有矣此質之 先聖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隱當有不勝憮然者也蔡傳遵體遺經
以力闡二帝三王之心法功匪淺鮮然詳釋經義其間失檢
者顧不無千百之什一又不幸受師命後明年師即棄舍而

其未是正者又多矣即還質之先儒蔡氏恐亦未盡釋然況其先師與　先聖乎錫不揣固陋反覆潛體計參訓義者凡十條又參句義二條節義篇義共六條簡義三條并凡義順而文未順者謹體朱子遺訓竊附私淑之義具參於篇是乃所謂遵朱也極知末學僭踰之罪然幸被　國恩養育數十年仰見

聖神明道翼經之至意志補十三經朱子未備傳註今周禮戴記爾雅孝經春秋俱漸次成書而向書參義因繼之他日更將儀禮內外編暨春秋事詞慎考公穀參義等書刊正以成全編庶稍伸下士沐化揚休之未悃而因并發其意於簡端云

雍正甲寅春三月丹陽姜兆錫謹序

書經遵奉蔡傳槩不敢妄竄原義所有附參各條蓋一以經義中脉絡之離合與其意趣之得失爲主亦正以體聖治翼經之意也義詳本篇今約錄于左以便有道訓正

經文錯互篇簡附參者二條

一舜典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九句當是命皐陶之詞舊錯簡語意無着今附參

一多士篇王曰又曰中有闕文考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王曰之下此與多方篇王曰又曰義例既合而與多方篇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文義亦復相通舊錯簡今附參

傳注錯分段落附叅者五條

一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茲蠢為一節殷小腆至今蠢為一節二節相承為義舊錯將今蠢二字割在下節之首文義未順今附叅

又大誥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三句及其下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勿于從二句相對為義當合為一節舊錯將予曷其極卜敢勿于從句割在下節之首文義亦失今附叅

一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至越王顯為一節上下勤恤至王亦顯為一節二節相承為義舊錯將王亦顯合下為節文義全失今附叅

一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當合下惟曰若稽田三段為一節與下今王惟曰一節古王今王相承為義文義分明舊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割在上節

之尾文違義失而因疑今王惟曰以下爲錯簡今附叅

一無逸 嗚呼君子所其無逸二句當合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二句爲一節對下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爲一節 二節亦相承爲義舊以無逸以上先知以下割爲二節文義未順今附叅

傳注錯混句讀附叅者二條

一名誥 嗚呼曷其爲句奈何勿敬爲句 二句呼應相貫其音基先誥之而次責之也舊二句未分棠混不可解今附叅

一君奭篇 誕無我責收爲句罔勖不及爲句 責收猶言責成也二句文義自明舊錯作誕無我責爲句收罔勖不及爲句義頗未順今附叅

傳注錯解文義附叅者十二條

一舜典陟方乃死家語孔子曰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是也舊錯解陟方爲升遐文義旣失而與下乃死二字亦複今附叅

一益稷篇俞哉是然詞舊錯解作疑詞今附叅

一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本商正建丑之正月詩書從夏正例稱十二月與春秋國史例從周正者異也朱子論商周改時改月蓋詳舊錯解商周改年不改月今附叅

一太甲篇惟三祀十有二月同上

一仲虺之誥顯忠遂良節是敘其已然舊遂作勉其未然者非也今附叅

一泰誓十三年大會于孟津即武成惟一月于征伐商之月其春一月乃寅月亦從夏正

也金縢秋大熟未穫亦然夫熟未穫則爲正秋九月若商正大熟未穫當爲十月十一月矣舊以此錯解商周改年不改月今附叅

一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月朔也先言壬辰朔乃言越翼日癸巳蓋尊朔也舊錯解旁死魄爲初二日則失矣今附叅

又武成篇列爵惟五節承上大邑周節當有闕文如據文爲義當是誥詞舊解作史臣敘事之詞殊未安今附叅

一康誥要囚服念要平聲乃要會之要即秋官鄉士遂士各職具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是也舊讀要去聲作訟獄要重之詞頗欠考今附叅

一微子之命崇德象賢蓋謂後裔能崇先王之德而象其賢也故下以統承先王接之舊錯解崇德二字為與王崇前王之德而象賢二字為後裔象先王之賢句義殊未順今附叅

一洛誥予惟命曰庶有事及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兩惟命曰句緊對下節乃汝其二字為義舊未發明今附叅

一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考周禮六服朝見之期惟侯服歲一見而巳餘五服自二歲一見至六歲一見為差未至六年不能皆朝故必至六年而後此五服皆無不朝矣一朝猶皆朝也舊錯解疑與周禮不合今附叅

一呂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味惟字兩句相貫舊錯解上句說

權下句說經今附叅

傳注定錯復錯附叅者一條

一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十八字注從蘇氏定爲錯簡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以圖告卜之上今以名誥篇推之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拜手稽首以圖告卜而王拜受誨言之文其三月哉生魄乃十六日巳未周公初基作新邑民大和會見事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則此十八字當在名誥十四日丁巳郊天十五日戊午祭社之後而其于洛誥當在王旣受圖拜手稽首誨言之後亦明矣舊定錯復錯今附叅

書經卷之一

蔡沈原註　姜兆錫叅義

虞書 虞帝舜之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堯然本虞史所作故通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以簡冊載帝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總叙帝堯之德業而次叙其治曆明時又次叙其登庸禪位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放上聲思去聲○曰若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曰猶說也言考古之帝堯其德業如下文所稱說也放至勳功也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强也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强所謂性之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有强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

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其德盛故及遠也益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允恭克讓指其行實而言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極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德猶言大德卽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也睦親遜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明謂皆克明其德猶大學所謂新也萬邦通謂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云黎民也於嘆美辭也變者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昊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司天之官也若順也昊實大之意也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之屬辰謂日月所會周天十二會之次人時凡民事早晚之節也此堯總命羲和定曆明時之辭蓋敬天勤民之大法也

分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嵎音隅孳音字○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卽禹貢嵎夷既畧者也暘谷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葢官在國都而分職測候之次羲仲則在於嵎夷東表日出之地也寅敬也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敬禮之如賓客然而因卽其初出之景而識識之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也平均秩序作起也以節氣之早晚均次其事宜以授有司而春月歲功方興故平序其所當作起之事也日中者春分晝夜各五十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舉晝以見夜故稱日中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爲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溢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又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明都取日升於天中而其象光明之義羲叔測候之次之名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致卽周禮冬夜致日之致葢以夏至之日中伺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夏

至上二伯統司天理下二仲二叔分職四時蓋六人閏三六鄉徵是仁山金氏云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泰山霍山奏羲伯之樂華山祀山奏和伯之樂二伯當有其人今聖賢群輔錄載六和死分置八伯羲仲羲叔或為羲伯和仲和叔後為和伯其說又異存以備攷王氏云少昊命官鳳鳥氏司歷其位在五鳩九扈之上堯命度分占孔詳度及夏羲和合為一至周太

至晝六十刻日長於夜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之心星謂之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之位也因者因析而又析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毨蘇典反○西謂極西之地昧谷取日入而暗昧之義和叔測候之次之名也餞猶餞送之餞以秋分之暮送方納之日而識其景如餞送然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秋分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稱宵中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殷者秋分為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於到反氄而隴反○北方謂之朔者朔之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都取日淪於地中而萬象幽暗之義和叔測候之次之名在察易改也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日短於夜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星冬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者室以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此上四節蓋既命羲和造曆明時

文事前年以下大
夫馮相氏掌日
月星辰以中之及
漸推漢司馬遷
謂星曆之友近
下視會之豆難豈
知上聖欽之命
夏之言載呂東
萊曰作曆前
欽之是先天而天
弗違作曆之敬
授是後天而奉
天時程子曰修
齊治平治之道
順時治曆治之
法聖治惟此而
釋。孔氏云日月
所謂會與四方
中星總是二十八
宿等日所見爲
星論日月所會

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之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書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速乃倍其年而又反遲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有又過。咨嗟也嗟嘆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爲一日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

爲辰其實一也至春者鳥昏中可以種穀至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至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至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農之緩急授人以時必于南方考中星者仲春火在東鳥在南昴在西虛在北仲夏則鳥轉西火轉南虛轉東昴轉北仲秋則火轉西虛轉南昴轉東

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单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至於三失閏則時全不定十二失閏則歲全不成矣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〇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上聲胤羊進反嚚音銀〇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舜發端也疇誰咨訪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也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之嗣子名朱啓開也放齊答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嘆辭嚚者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於不善禹所謂傲虐是也堯言其不可登用者如此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

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仕限反○采事也都歎美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世官之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文有脫誤未詳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湯音傷於音烏圮符勿反圮部鄙反异音異同○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水涌出而來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外也襄駕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之言漫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堯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任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逆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部令也圮敗族類也鯀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與衆不和傷人害物楚辭言其婞直是也岳曰者四岳之獨言也异哉試

堯典曰日中宵中二字已别去秋。孫月峯云地理天文政事時令民物錯揮有法尚貢月令天官書如詩鋪張合但以四郎讀之真無奇絶。子雲稱虞夏之書渾渾爾讀中四節不但鍊法精妙即字法亦異餞二字已透出奇險猝但可但云渾渾爾乎伏生所傳欽外下直接慎徽五典云云本一典而後人益十

可乃已言廷臣未有能於鯀者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不必求備也堯遣之往治戒以欽哉者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巽遜遜女于之女去聲下如字媯俱爲反汭如銳反嬪音并○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堯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堯欲舉以授人而命之四岳也否不通忝猶辱也上明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也揚舉也側陋微賤也惟德是舉尊顯者固顯之微賤者亦揚之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及其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無目曰瞽舜父號瞽瞍是瞽子也頑者心不則德義之經也母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也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

公字亦作公由今按又按欽哉句結構不住蓋篇首曰若稽古程句日月起至於変特疏結帝德乃命羲和下詳帝治節目特提命官先經天後緯也重在治歷至宣特成歲一結疇咨下求賢至九載句一結朕在位下巽位至汝陟帝位一結嬪虞將巽位而試之也至受終文祖方畢巽位之案此下攝位行事之始舜

至於大爲荄惡也女以女嫁之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堯將試舜而以女女嫁之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水內曰汭蓋水流環合之內故字從水從內而舜居其地也嬪婦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媯水之汭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而深戒之如此蓋萬化起于閨門夫婦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堯女女以觀厥刑而又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堯典爲一篇而無篇首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篇首二十八字而以愼徽五典爲篇首世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古文舜典亦文乃上於朝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得之始知古文孔傳尙書本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而伏生今文尙書祇以愼徽五典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者彼以舜典合於堯典故也梅賾旣失孔傳古文舜典故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上之自姚方興旣得而二典復完或者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盡皆亡失至是方得遂疑其僞恭遇論也○此篇凡四段首段通叙升聞時之德業而次叙其攝政以敷治次又叙其正位以命官末乃總叙其始

終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溫粹。塞實也。玄幽。升上也。言堯放勳之德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以合之。記其德之目。則濬深而哲智。文理而光明。猶堯之欽明文思也。且又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猶堯之允恭克讓也。此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命以職位。而其被四表格上下。亦可知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百揆官名。揆度庶政。猶周之冢宰也。時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之也。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亦堯親九族。章百姓。協萬邦之意。而遇非常之變。不震懼以動其天。非固聰明誠知。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之。蓋下文受終

神農之後先四岳也王肅云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先讓許由爲其一也汝往當命一段是讓許由之實○前古無文之自此篇非後篇章句李注者偽爲平陽靡不有矣

按伏生所傳帝合一典方見兩朝必一揖讓黑子抵詳欽載且要慎徽慎即欽徽五典納百揆正試之之實我其試哉紀言也女于時

揖攷之意亦權輿於此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而舜則讓於有德之人而弗嗣之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猶言元日也葉氏謂上旬之日曾氏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也文祖堯始祖之廟也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告於始祖之廟而受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音旋○在察也璿璣玉衡猶今之渾天儀美珠謂之璿璣機也用璿飾璣周布天象而設衡於中以運之也衡橫也用玉作管平測天象而設於璣中以窺之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天象之大綱其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故名也齊之言平也正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正天象猶堯敬天授時之意也○按天文志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謂天如覆盆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之術謂天之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其稱渾天者言其形體渾渾然也蓋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之

四句紀事欽哉
前句紀言也慎徽
八句紀事格汝
舜紀言也[illegible]
于德以下又紀
事錯綜簡錬
左傳國語史記
漢書紀載之[illegible]
皆祖此命[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指
一段模做形似
是後人手筆
逐句逐字[illegible]
砌而成也古人文
字無[illegible]
[illegible]
而來[illegible]代生[illegible]
傳真本使見。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見者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如之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才三十一度而已通計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而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其大率也然古法遺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卦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

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變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凡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凡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也沈括云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釘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釘爲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昊天之正祭謂之郊非正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謂之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天子將出皆類于上帝是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之屬望而祭之謂之望徧周也羣神謂天神地示人鬼及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之後首正天象卽祭祀上下神示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以錫命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故來朝執瑞以為信歸則頒之○五玉諸侯所進獻言贄則受之而已如謂五玉即五瑞是錫命之圭璧與三帛二生一死俱為贄耳○十二律生于十二歷所以聲云推歷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金仁山云十二律配十二月蓋日月會于十二次而右轉以生陰律

執穀璧男執蒲璧以合符于天子也周禮天子執瑁以朝諸侯鄭註曰名玉以瑁瑁言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錫以圭圭頭斜鋭而天子瑁玉之下亦爲斜刻其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以驗之也既盡覲見也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已上皆正月事也輯瑞以徵諸侯至盡此月則諸侯至矣而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而不如他朝會之在一日蓋欲以少接之而得盡其詢察也班頒同羣后則侯牧也既見之又須還其瑞凡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守去聲有又通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舊說在修五禮之下今考正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謂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謂燔柴以祀天也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其牲幣祝號皆有等秩也東后東方之

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而左旋。則六律之陽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律右旋以合陽,而天地之聲正焉。王伯厚云: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舜典璣衡一言盡之。堯典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一言盡之。虞事以書爲證。孫月峯云:巡狩一段嚴密無剩字,未嘗有差誤,務推錯落鍵

諸侯也。五玉,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也。三帛,謂附庸執黃,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也。二生,謂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謂士執雉也。凡此,皆執之爲贄,以入覲天子。蓋言覲后,而世子孤卿以下,統其中矣。時,謂時之春夏秋冬。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自甲至癸。協而正之,所以謹時令也。律,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之六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之六呂。度,謂分寸尺丈引之五度。量,謂龠合升斗斛之五量。衡,謂銖兩斤鈞石之五權。同之,所以定法制也。傳曰:六律六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管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以律制樂,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舒,高者輕淸而疾,此聲樂之節也。而以審度之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管,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審量之多少,則黃鍾之管,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平衡之輕重,則黃鍾之管,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而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也。時月積日而成,其法先粗後精;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先本後末;故言日在時月之後,言律在度量衡之先也。五禮,爲吉凶軍賓嘉五者之禮。修之,所以齊典禮也。如,劉侍講謂猶同也。五器,即謂五禮之器。如之,所以飭器用也。卒乃復者,上文祀覲諸禮,協正同修如諸

錯實寫有妻
總抄有節奏
盡錄之至而騷
手自任

事皆畢則轉而南行也南岳謂衡山西岳謂華山北岳謂恆山格之言至至其廟而祭告也藝祖蓋堯祖禰之屬程子曰王制言歸格于祖禰此但言藝祖舉尊耳實皆告也古者君將出必告諸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特特牲也鄭註曰祖及禰皆一牛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朝音潮。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焉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庸周禮民功曰庸是也程子曰朝時使各以言敷陳其爲治之其其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而其言之不善或言雖善而無功者則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有又通。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也封表也每州封表一山以爲鎮如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也濬導也禮十二

州凡所有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荊豫青兖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益舉爲十二州不久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宥音又眚音省味此節乃命戒之詞非記敘之體疑亦命皐陶之文而以下文敘列四罪說簡于此也。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即謂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以流宥其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典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罪也又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而情猶有可議者凡此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賊殺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凡此二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法之權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如

此雖其陽舒陰慘似若有不同者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益其輕重毫釐各有攸當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金贖之文至呂刑乃有五刑疑赦之罰益穆王始制之也夫典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並見堯典三苗國名介荊揚二州之間恃險爲亂幽州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山三危西裔之地羽山東裔之山服者天下咸服其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也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而怒之聖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二十有八載謂舜攝位之年也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也百姓謂畿內之民也如喪考妣三載服三年之喪也四海通謂天下之遠也遏密八音外雖無服而哀在心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皆遏絕而密靜也儀禮所

命禹獨稱舜
者見堯在時舜
未嘗稱帝治

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蓋堯聖德廣大，恩澤流厚，故圻外之民思慕之深，至于如此也。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通計百單一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平聲。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格，猶歸格之格。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之也。傳曰：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改元，而孔氏云喪畢之明年者，蓋天子居喪三年不言，前此雖即位而未即政，故又告之也。或曰：舜避南河三年，今始即位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政，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求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十二牧，謂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言勢有遠與近，而養之有詳與畧也。惇，厚；允，信也。難，猶拒也。德，謂有德之人；元，謂仁厚之人；任人，謂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得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屬，亦相率而服從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

堯而曰奮庸者不奮則選難拔法特此意不可忘也。舜崇不知禹必詢于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焉。堯固知舜必治四岳而用鯀。董氏云揖位以後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道之道猶乾坤

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契音泄。陶音遙。奮起。熙廣。載事也。亮明。惠順。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謂四岳與所領諸侯之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俞然也。時是也。指百揆之事也。懋勉也。衆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乃咨禹以司空。治平水土。而兼勉行百揆之事也。司空兼百揆。加周以六卿兼三公及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類。稽首首至地也。稷田正之官也。名棄。姓姬氏。封于邰。契臣名。姓子氏。封于商。暨及也。臯陶亦臣名。俞者。亦然其舉也。汝往哉者。雖然其舉而不聽其讓也。按此章先稱舜。此下方稱舜爲帝。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即位。此後即帝位而稱帝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百穀非一種也。此因禹之讓稷而命之。仍其舊職以終其事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敎之官。敷布也。五敎。敎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厚朋友有信之理也故敬其事也寬裕其衆也蓋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于是帝因禹之讓契申命仍為司徒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苟免無恥之患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宄音軌○猾亂也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稱華夏蓋亦取此義也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謂大辟棄于市宮刑下蠶室餘刑就屏處也五流通謂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三居孔氏謂大罪居四裔次居九州之外次居千里之外也刑雖有五而服之但為三等之就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服也味前文象以典刑節正當在此節之下蓋因流宥五刑而推及官府學校之刑之屬義方完足而誤錯簡于彼耳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殳音殊斨千羊反與

平聲。若，順也。工，謂百工。如曲禮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
及周禮攻木、攻金、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之屬是也。垂，臣
名，有巧思，共工，治百工之官。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者，衆以垂對
而帝命爲之也。殳斨、伯與，三臣名。殳斨本二器，殳如杸而無刃，方
銎斧謂之斨。古者多以其所能爲號，故名也。諧，和也。帝曰：疇若予
猶順也。垂以殳斨伯與讓，而帝命垂往和其職也。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謂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
周禮夏官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屬。
朱虎熊羆，四臣名。史記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
上文殳斨伯與，亦垂之佐也。餘見上文。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
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
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
地示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
序也。宗，宗廟也。秩宗，主序次百神，而以宗廟爲主，故名。周禮大小
宗伯，及內外宗、都家宗人之官，皆此意也。夙，早也。寅，敬也。直者，曲
之反。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
可以交于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工，皆言誥，而司徒、秩宗言敬言

欽者本末輕重之衡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長也通謂王侯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不足于溫故欲溫寬者不足于栗故欲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多至于虐故欲無虐簡者多至于傲故欲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如此而其所以教則又專在于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此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有是志則必形于言以達之是詩以言其志有是言則必歌以咏嘆而淫佚之是歌以永其言歌有長短則聲有高下清濁歌聲長而下濁者爲宮以漸短而清高者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是聲乃依乎永而其聲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之義是律以和乎聲也五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音克諧協而不相侵亂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

人材事神示和上下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夔曰以下逸文也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于此獨自言其功此益稷之簡編脫誤而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力反。堲疾殄絶行事師衆也疾其工巧言絶善事而駭亂衆聽猶論語所謂巧言亂德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慝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總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羣牧也亮明工事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乘時以明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比矣故泛咨之典樂納言雖不似宅百揆典三禮之大然其事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當秩宗之官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于典樂納言之選可

邦楚雍云書虞首治聖神際會君臣同心故合二帝為一典如易首乾坤皋陶謨亦已禹皋臣為一謨此亦以之放乾坤非若後世史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之例也孔書割裂使典謨之世如革命之代豈古史制作之意○孫月峰云前半散中看整後半整中看散

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則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類于同在此以士一官兼兵刑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北如字又音佩○考核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于是陟明黜幽信賞必罰而人人力于事功庶績無不熙明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爵之不善者徙之皆分背而去也此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因言其事治而人服如此也按三苗見于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祿其頑固不服乍臣乍叛故舜攝位之時首竄逐之至舜命禹治水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既攝位舜命禹徂征亦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于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之耳○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徵召庸用也陟方謂巡守方岳家語孔子云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史記亦云舜巡守崩于蒼梧是也韓子引竹史紀年謂帝王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没云陟其下言方乃死所以釋陟為死也傳又謂陟方猶言升遐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二說大同小異蓋皆未之考與舜生在下三十年堯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

伏生所傳五篇
共一謨曰皐陶
謨而禹稷契并
之今分別爲皐
陶謨爲禹篇曰
益稷而更標大
禹謨典上曰克
貢上曰禹獨加
大字何義

年凡約三十年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此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凡三段首段叙其陳謨責難而次叙其巽位次又叙其征苗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敷教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即禹貢聲教訖于四海是也史臣言禹既布其文教于四海矣于是陳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有不容自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稽考也惟帝之帝謂堯也舜然禹之言

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好德愛民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于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此承上惟帝時克之言稱堯而以勉舜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此總言德之體段也詳其大而化之謂之聖語其聖而不可知謂之神語其威嚴震物謂之武語其英華發外謂之文此詳言德之條目也眷顧奄盡也受天命而爲君謂堯自庸侯特起爲帝也或曰舜之言帝者謂堯而羣臣之言帝者謂舜如帝德罔愆帝念哉之類皆謂舜爲帝此蓋益因舜之拿堯而遂美其德言不特堯如此而帝亦然也今按其此類雖明但上文舜言惟帝時克益未應遽含堯譽舜極稱其美而畧無勸勉之意且與下益進吁戒之詞亦不相類矣依舊說贊堯爲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于善惡猶影響之出于形聲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樂音洛咈符勿反。虞度也罔即勿也皆所謂儆戒也失墜遊縱淫過也當安虞無虞之時法度易弛故戒其墜失安逸易肆故戒其遊縱樂樂易恣故戒其淫過也任賢恐有所間故戒以勿貳去邪恐不能斷故戒以勿疑疑猶妄也熙光也苟識妄之或作即百慮之不光故戒以勿成也咈猶違也戒違道以干譽即實而無僞戒咈人以從己乃仁而不暴王周禮所謂世見也帝于八者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四夷莫不歸往而中土可知矣按舜言八者亦有次第人君惟能循法度過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于群才之賢否衆論之是非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方寸之間光輝明白故推之朝野上下之間而有以即乎天理之正合乎民心之公而毫髮私意不入于其間此其警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于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音烏帝念

哉者禹承益儆戒之言歎而美之欲帝深念其所言也因言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蓋養民乃無怠荒之實而下文六府三事則養民之目也惟修者或相制以浚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治也惟和者敕典敷敎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而三者無不和也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順其理也歌者永其言也言九者修和順理民莫不歌詠而樂之也戒諭董正也又恐其始勤終怠而成功難保故勤者則戒諭而休美之怠者則董正而督責之也九歌之歌謂聲歌也仍恐其出於勉強而難久故別其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勸相之使其鼓舞不能自已而功庶以久存而不壞也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意亦如此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言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品物遂曰成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府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所當為故曰事時是乃汝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蓋雖不言克艱而其克艱以致之者亦隱然見于言外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理也。舜自言年已衰老，倦于勤勞，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理我衆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堯使舜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而總其師，其事一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克，勝也。邁，勇往之意。種，布。降，下也。茲，指皋陶而言。允，誠。出，發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勇往以布其德，德下于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而不忘也。遂言念而不忘，固在皋陶；舍而他求，亦惟在皋陶；名言于口，固在皋陶；誠發于心，亦惟在皋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外此者。惟帝當深念其功而使之總師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玉，政。弼，輔也。懋，猶勉也。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于治也。故始雖不免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民乃皆協于中道，而刑無所施焉。此皆汝之功，而宜加勉者也。味帝此言，惟勸勉其舊職，而其不聽禹之讓

而命以總師亦可知矣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難容上急促則衆擾擾惟帝以簡以寬故罔過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善善長而惡惡短也過者不識而誤犯故者知之而故犯誤犯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即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辜罪經常也罪已定矣而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罰從輕功已定矣而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賞從重至于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殺則恐陷于無罪不殺則恐失于非經二者皆非聖人至公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所不忍也故與妄殺而民受其慘寧偶失而自受其愆凡此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常屈法以伸恩而不執法以滅德此其本心無所壅遏流于法外及其盎衍洋溢漸涵浸漬入于民心則天下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矣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德于其上蓋亦所謂善則歸君之意而其所見亦豈後之用刑者所能及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欲者

秫茲云古史
簡要故有參與

欲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申言嘉歎如此而總師之命終不及禹此下文與位之命所以復致于禹與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益下流壅塞逆者復反流而洚洞無涯也儆戒也災雖在堯時而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以為天警于己不敢自寬也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是為成允試功而能有其功是為成功此其功既賢于人矣又能勞于王事以克勤節于私養以克儉而初不自滿假以矜伐功能此又其賢之主也然惟不矜其能而能卒莫能沒不伐其功而功卒莫能掩故禹雖謙讓而舜復申命之必使之攝位以總師也懋之言盛猶美也丕大也嘉善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舜見禹有是德而美之有是大功而善之故知曆數當歸其身終必升此大位而今總師之命不可辭也是時舜在位三十三載方命禹居攝尚未辭位故其言如此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指其發于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克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而已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于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于古而言之無據弗詢者不咨于衆而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公論故戒其勿聽勿庸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言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可欲之事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於政四海之民不得其所而至于困窮則君之天

不復作舜典首禹貢不復作禹謨今孔傳別爲禹謨人心惟危十六字先儒謂爲心學之要我自來三代以後語存漢儒記錄中者及南宋理學諸書則為名言若樂聖而授何為此難言也古人即于是道無道可傳堯命舜允執厥中矣夫中本空象一加字蹤便成板指乃為惟危惟微惟精惟一等語孔子語曾唯曰一以貫之舜禹覿面授受乃是收之書歟。

王伯厚云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封事那固宜之於書矣而固化窶賈臺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謀甚于董賢之冊嘗窒氣幅方行有陽外神之旛萬歲者徹韓陵桔正列子君之惡肆矣此固存以文奸言而昔息悼也倪正父數昆命元龜之判音之也夫

禍一絕而不復續矣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于毫釐之間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出好迎天下之善也興戎召天下之亂也言發于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哉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遜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也龜以卜筮以筮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命之于龜今我志先定衆謀皆同鬼神其依順而龜筮不啻協從矣占卜之法不待重吉又何用更枚卜以決之乎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而不得辭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禮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位之命于

神宗之廟以總率百官凡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時是徂往征正也舜僕書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禹往正其罪也會徵會誓戒誓也會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禹誓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自尊戾正道壞常德用舍失常天人交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伐苗之罪爾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而堯舜之爲天子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在居攝之後而稟命于舜初不敢專則知舜誅四凶之屬亦必稟堯之命無疑矣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

蔡齋云舜耕歷山惟見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一呼以底豫及訟有苗自省來

豈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後誕敷文德者異負罪引慝之忘心而益遂於禹隨損謙益捷于影響人心可自隨我是謂仲虺之誥成湯名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觀兵以荆州唐莊宗取汴皆以隨失之之

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屆音介。諴音咸。羽王遇反。○旬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者以言相佐助也。屆至也。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以言贊于禹欲其以德動天而感通乎遠邇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此惟德動天之實。帝謂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祗敬載事也。夔夔齊莊戰慄之容。允信若順也。諴者以誠感也。言舜耕歷山而往于田惟以不獲順于父母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于時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以敬事其親其見親也謹畏小心盡于容貌雖瞍頑愚亦且信順即孟子所謂底豫也。是至誠之道感格神明即號泣旻天之隱為不偏矣而況于苗民乎。凡此益贊禹之辭蓋欲禹還兵而與帝修德也。昌言盛德之言故拜而從之也。班還振整也。謂振師旅以還互文也。誕大也。文文命德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東西階也。格至也。班師七十日而有苗來至也。帝之文德本非俟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徒因舞干而乃至史臣以聖帝不矜威武益侚德教廣階之上恭已以臨蠻方之外革心恐後爰紀其實以形容化神之極則數千載之下猶可想其一時氣象也

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者乃齊家之道勵翼者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古厲勵礪字通用漢書輔翼太子左傳翼戴天子翼字祖此。都埜之理云大學修齊治平中庸三德五道九經原本皋謨

皋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二段首段總以修己治人之道陳謨而次言其在知人安民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禹之問也慎者致其謹也身修則無闕失之行思永則非淺近之謀惇敘九族則恩義篤而家齊庶明勵翼則賢哲輔而國治邇而可推之遠蓋家齊國治而天下亦平矣此蓋承問而推廣陳謨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按典謨皆稱稽古而所稽以記者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事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舜受天下非皋陶比此立言輕重之體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壬如妊娠之妊包藏禍心此壬荊公之解而蔡傳任之雖苗者其名而共工獨表其狀者驩苗之惡易見共工之惡難知於共工則深懼于放竄殛何也行法擾其事言言容貌情之難其世狀而跡多隱伏聖人行不以史所不見者深文坐之至立言訊世州推其所未為而知其所必至故先禍滔天爲謂孔壬也。蘇文忠云道而孫習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因禹之俞復嘆美之而推其蘊也吁者嘆而不敢必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孔大也壬任同即舜典所謂任人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蓋哲者智之明也知人則可謂之哲而人舜其官惠者仁之愛也安民則可謂之惠而民懷其德能哲而惠智仁兩盡則雖比黨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巧言善色大包藏凶惡者不足畏蓋極言仁智之功用如此其大而聖君知難之意益溢于言表矣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天叙而下安民之道非知人而安民者未之有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猶總也載行采事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于行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者總言其人之有德必言其所行之某事某事爲可信也禹曰何者問九德之目也亂猶治也寛而栗者寛弘而莊栗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亂而敬者敏治而敬畏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彊而

德可勉强性出人〻亦不可學必出于天資如蕭何〻識韓信豈有佳而待哉孔明猶夫〻於馬謖而終身不救周魏延故曰難也。陳氏事云皐陶知人〻之法立名九德洪範說三德周公說夏臣迪知忱恂亦云九德之行蓋群聖遞傳述之蔡解作盛亡呂成程子以爲此唐虞論學之家也大抵寬柔愿樸是陰是沉潛等四者即剛克

義者强勇而好義凡云而者轉語之辭明其德之不偏不倚成于自然初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德著于身而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蓋深美之也

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或有其三或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采亦事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政事明治之義而德之所運則殊九德有其三而爲大夫必日宣而克廣之則家事治明九德有其六而爲諸侯必日嚴而祗敬之則邦事寅亮也翕合敷布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能合而受之布而施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任官使此所以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也師師相效法也惟時不懈怠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互相蘇勸則曰僚言其自爲勤敏則曰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即四時也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凝成也百官順時趨事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禁止辭教猶禁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一日二日言日之至淺萬幾言事之至多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事變

言法乱真皆同罚殊是陽是真下即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下以此自成陽数宜勝於陽五而陰四也。方正以言三言受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為大夫有六德者亦為諸侯聖人豈不能以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為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材不足因德命官之為無失也皋陶東必能登礼益稷未必能知學樂皋陶益

起于幾微而為常人所易忽及其發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君子所其無逸必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于其細也一日二日幾且至萬是可一息縱欲以為有邦導乎曠廢也工猶事也非才用則庶官曠而庶職廢矣人君代天理物庶官輔之其所治無非天事也使聽其曠而廢之又豈勅幾以倡庶邦之義乎故遹戒之也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有庸馬本作五庸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衷者降衷之衷即典禮也言典禮雖天所叙秩而使倫之叙而益厚品之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惟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乃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七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德罪本天所命討而天命有德則五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則五刑以懲戒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而臣用之又當懋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則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稷之子夷益宜亦有未能於數子為之長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怪其精而不怪其倫也。天子以任人為職。故合受而施之其實天子亦修九德于任用三德亦得也當其日易知矣之幾在有其之際於云動之微其有作禍患之異何偏。惡所揚之明威必用六極之威。都楚理云伏生所傳贊之襄哉下連帝曰來禹爰

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威古文通作畏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上謂天下謂民有土謂有民社也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乃所以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惠順底致也皋陶謂我所言順于理可致之于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于行信可有功也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皋陶謂言而底績我未有所知惟思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蓋終不敢計功而自謙以勉之也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皋陶謨耳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竹簡煩重故釐而二之非有意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此篇凡三段首段敘君臣責難圖治之實而次敘致治之極功終敘保治之至意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

一篇孔書乃割帝曰下爲益稷謨恒矣。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亦與焉舜稱禹獨推皐陶孟子論見知亦曰皐陶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子夏亦曰舉皐陶觀乎謨而知皐陶之學之粹也

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墊都念反。○思曰孜孜者承上思曰贊贊而言也上篇禹皋荅問皆于帝舜之前故皋陶陳言訖帝呼禹使亦陳言而禹則謂皋陶之謨美矣我更何言哉惟思曰孜孜以務事功而已蓋勉力而致行之之意非徒謙詞以荅帝也如何者皋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墊溺也洪水泛溢而下民昏溺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四者皆跋履險阻之具也隨循刊除也左傳井堙木刊是也泛溢瀰漫平地皆水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興也奏進也鮮血食也此以上言跋履治水之始民未粒食而與益進凡鳥獸魚鱉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即萬夫之川也不近九州之川者即爲川以通于其川故曰萬夫有川距至濬深也周禮一夫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千夫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萬夫之間廣四尋深四仞曰川其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

閼之水道言畎澮川而不及遂溝洫者約舉以該之耳蓋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之言布謂布穀也艱難也此以上言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于粒食而兼用鮮食也懋勉也居積也勉其民徙有於無而變化其積貨也烝衆也粒米也此以上言水患悉平民旣播種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盡皆粒食而萬邦興起治功也師法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之本末如此而上下交警之意實存其間此皐陶所以欲法其昌言而禹亦申告帝以戒儆之詞如下文所云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都者美皐陶師法昌言之意也又特稱帝而告以慎乃在位者蓋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萬世之患故戒帝而帝然之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弼輔動作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惟私欲或搖其中始有昏昧而失其所止者安汝止者惟順適乎道心而不陷溺于人欲也惟幾旣以審其事之發惟康卽以省其事之安而輔弼之臣又皆盡其忠直匡正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將見是惟無作作則天下丕應無不先意而徯我矣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申重佑命而用丕休美于無疆乎此禹推慎位之實而因極言其效

曰目鄰見君臣之忘勢曰股肱尊目見君臣之忘形〇四鄰只以職而志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予此知君道亦知相道矣〇孫月峰云排改也錯裁之妙然亦只是嚴密無剩詞〇此下却攙以散文錯綜有態大抵一方必一員乃可合員不可合方

之大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此帝因弼直之義而重嘆之也鄰即謂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言有是臣即有是職而盡是職方盡是臣凡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故反覆致嘆而禹又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左右華出並去聲〇此申言臣之所以為鄰以見弼直之木也股肱耳目對元首而言也人君之資翼為明聽猶元首之資股肱耳目故古者謂君為元首也左右有民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翼猶輔也為猶作也宣布也汝翼汝為者言欲左右有民則資汝贊輔之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作行之也象像也即日月以下十二物之象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制創自黃帝而成于堯舜故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謂雉也取其文也六者皆繪于衣故曰作會也宗彝謂虎蜼也取其孝也藻水草也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也取其養也黼之

言斧謂若斧形也取其斷也黻之言弗謂若兩已相背也取其辨也六者皆繡于裳故曰絺繡也是爲十二章衣六章自上而下裳六章自下而上皆以青黃赤白黑之五采而雜施于繪帛爲五色故總曰作服也周禮以日月星辰畫于旂而冕服惟九章且其次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蓋亦增損虞制爲之與六律謂陰陽各六也在察也忽者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也言與五聲相應故曰五言上達下謂之出下達上謂之納蓋治者出而納之忽者則否矣明汝聽者言欲以章服定秩序則資汝辨明之欲以樂音察政治則資汝審聽之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四鄰謂前後左右也言我有違戾于道爾當弼正之而無面諛爲是背毀爲非庶以敬爾四鄰之職也此又申臣鄰之義而禹之所稱弼直者其義益顯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識音志

此承上文因言待庶頑讒說之方亦正以明弼直之義也時是也指弼直而言也侯侯射侯也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古制應亦不遠也明者明其頑讒與否

也射以觀德頑讒之人其心不正必不能比于禮樂而中多也撻扑也扑懲之使記而不忘所謂扑作敎刑也識猶誌也書識其過于册以待其自新也並生承上文而言凡三者欲使庶頑讒說之人棄惡從善而無或見絕于聖世也工掌樂之官也格猶攺也承進也既發其遷善之心而又命樂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攺則進之用之否則刑以威之蓋聖敎之以仁至而義盡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通承帝言而深然之之詞也蘇氏謂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許而猶有未盡許者非隅角也蒼生即民也謂之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謂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下陳而上納也庶衆也讓謂以忠直相讓也禹歷聞帝所稱任賢警須之法而深然其有當于弼直之義請天下之人善者當舉而不能者當敎今帝德光著天下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皆帝光之所彼也其聞萬邦黎民之賢感慕興起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車服以庸以厚其報誰敢不以忠直相推讓敢不以忠直爲敬應而乃自外于翼爲

諸帝而曰無若丹朱自陳而曰呱泣弗子何其念之深詞之懇也時雖舜禹在上而内有丹朱之可戒外有苗頑之可憂兢兢業業此聖所以益聖歟○王伯厚云上言戒戒者二此言念哉者一心存治之本心一不存治之本爲亡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于此見之

明聽以甘爲庶頑讒說者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此先言舉善以勸不善以見任賢即爲贊頑之實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好去聲頟鄂格反呱音孤

長上聲○丹國名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是也傲者敬之反慢遊傲虐而言罔猶無也無分晝夜而頟頟然不休息雖無水而不舍行舟者然猶孟子所謂流連荒亡也朋比淫亂也殄絕也比小人以亂于家而不得世爲天子也唐虞之世皆聖帝良臣也聖人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知之矣而禹之進戒至云無若朱慢遊傲虐者蓋處崇高之位凜幾康之義所以輔弼者當如是也創懲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辛壬癸甲四日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禹又自言懲丹朱傲慢之失故娶甫及

癸序夔言作樂

四日即往治水其後生子亦不暇顧念惟是大相度其治水土之功以是爲急此孟子所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者乃其不敢傲慢以致弼直之始事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弼輔也薄迫也又言水土既平更疆理宇內因地域之遠近輔吾君以成五服之制每服五百里通五服其相距五千里其間之九州每州立十二侯以爲之師而糾牧之而九州以外迫于四海者亦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此又皆其不敢傲慢以致弼直之終事也迪蹈即就念慮也又言經理之制如此凡薄海內外皆蹈行德教厥有功效而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以慮之又正以見聖人警頑讒之道當與羣賢戛並行而上文所以深然帝之言者此也叙次也祗祗承之也帝言四海之內所以能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輔教之功旌別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畢附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而自可以畏服乎中外也歷玩諸節都俞之文上下相承而舊乃謂帝意欲尚刑威禹意欲責教而帝終謂苗頑不即工非象刑之有可懸也果爾是以都俞之詞與吁咈同義豈其然哉或又謂苗之凶頑征之猶且逆命豈象刑所能制者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治苗之本末也帝此言在不未攝位之前惟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至此征之不服又以益之謙而增修德敎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耳此條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以前之言當深體也

○夔曰

一段與上下不相序而相序蓋天下敬在帝臣時敘禹功修敘皋陶明刑言修只力治定功成而要作矣史臣記夔言於交誥舜之盛一所謂成于樂也蓋神人感格下及鳥獸莫不向化而况于人之所爲謨明弼諧乎故以明良交儆終焉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戛音甲拊音府柷音[illegible]敔音語間去聲蹌音鏘○戛考也鳴球玉磬名搏至拊循也詠歌也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惟取琴瑟之輕清者與人之歌聲相比故曰以詠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丹朱賓于虞猶微子賓于周也羣后助祭諸侯也上而祖考來格則神無不和下而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人無不和矣下堂下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旁耳自擊以導樂也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合樂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長尺木鑠櫟之以止樂也笙以匏爲之列管其中而施簧于管端是爲下管之長鏞大鐘也或謂笙鐘頌鐘也葉氏曰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大射禮作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是也間代也堂上堂下相繼迭奏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蓋其遺制與故曰以間也蹌蹌行動貌鳥獸無知亦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是也或以簫管釋之者謂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也鳳凰靈鳥雄爲鳳雌爲

鳳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唐孔氏曰神人擧故言于堂上之樂鳥獸微故言于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凰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格神人堂下之樂偏感鳥獸也或曰笙形如鳥翼鏞簴爲獸形風俗通亦云舜作簫笙以象鳳益因形聲之似以狀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尼徵召之見于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如天覆如地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幬持載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相屬益舜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臯夔益相與問答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故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於音烏○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也八音獨言石者石聲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樂以合爲主而獨立辨明其難和也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和平而必依磬明

諸說自皐陶謨至篇末皆謂文勢相屬其說牽合難通

郝楚望云虞書
一典千餘言括
盡兩朝二百年
事皐陶一謨數
百言至[illegible]主
之謨包羅殆盡
非獨文字事簡
亦由古人篤實
尚行寡於辭嘗
謂虞書不容
更有第三篇以
其希貴也[illegible]
序虞書尚有
廿一篇則虞廷
文詞之多何異
秦漢耶。堯典
禹貢其詞簡
其叙事樸直
有體皐陶謨
精深淹雅自是

石聲既和則金與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也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以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爲大獸五凡羽鱗總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矣尹正也庶尹衆官之長允信諧和也庶尹諧則人益無不和矣○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幾平聲明叶音芒○庸猶用也勑戒也幾者事之微也帝辭言天命無常理亂相倚雖治功成禮樂備而頃刻踈則荒怠起故無時之勿戒幾微忽則禍患生故無事之不戒此帝將作歌而先述其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工猶功也人臣樂於趨事則人君爲之興起而百工皆廣矣此則歌之辭也拜手稽首者手至首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作謂率其臣明作也屢數也皐陶言人君當率下起事而無怠廢故特言念哉以勤之又當謹其法而無紛更屢考其成而無欺蔽故兩言欽哉以勉之此皐陶將賡歌而先述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之也叢脞煩碎

上古風味古人言語風高遠質而意新以人杜意碧齊反傷體有辛舒教奈見杜如商異同具自說蒼潤似工雕縷乱真識者自辨○愚按皐陶謨一篇皆高皐陶此希言孔氏分爲益稷謨特以豎益暨稷二語於上稷未嘗有而陳世篇尾賡由一段世稱絲序而未義骨脉實相貫串恰將了謹賡歌一段如天際雲氣段于全篇倍增神趣此上古真文異於後代偽撰者也

也惰懈怠也墮圯壞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又言君煩瑣則臣懈怠而萬事皆壞所以戒之也此則賡歌及又歌之辭也舜作歌而責難于臣皐陶賡歌而責難于君君臣相責如此有虞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帝拜者重之也重其禮然其言而命臣往欽其職慈亦因以爲戒與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